

# 故土童年近咫尺

衛光立

空曠寂寥的棗陽北鄉，呈南北走向的黃土崗，高低不平的匍匐在大地上，像海面上綿延不斷的波濤，此起彼伏，一浪接著一浪。

湖河鎮，一座鑲嵌在省界線上的彈丸小鎮。小鎮雖小，卻也有名氣。民國年間及其以前，一條橫貫東西的街道中線，把此鎮一分爲二，北屬河南省的唐河縣，南屬湖北省的棗陽縣。街道西盡頭，有一座戲樓，中軸線即爲兩省界線。真可謂一臺戲文兩省看，一陣鑼鼓聽兩省。那年月，吸大烟的，

來賭的，敢把場子支在街中央。南邊衙門的人來了，把賭桌往北撤；北邊官府的人來了，把烟榻向南拽，誰也管不著。一九四九年以後，此鎮才完整的劃歸棗陽縣管轄。舊版的《棗陽縣志》曾有首《湖河鎮即事》詩是這樣寫的：「荒關也自戍兵戎，跨蓼連隨盡漢東；溪水終朝搖碧柳，寒山十裡醉丹楓；千家擊火存唐俗，一市喧囂雜楚風；何事游民頻聚嘯，寨前霹靂夜鳴弓。」由此可見此鎮的不俗。

湖河鎮東西兩側，徐徐向南隆起相隔約六、七里遠兩道土崗，像兩條餓癟了的土龍，有氣無力地匍匐著。兩條土崗從各自的東西兩側緩緩的向中間傾凹，形成兩面崗坡。坡邊緣各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河溝。溪水或無或有的流淌著。其中西邊的小溪南行七八里，流到一個拐彎處，突然轉折向西再向南，形成一個拐肘。拐肘裡，住著幾十戶陳姓人家，故村名叫陳河灣。這段小河亦因此名叫陳河。陳河往西兩里路，坐落著一個村莊，住著幾十戶人

家。因這十幾戶戶主全都姓衛，因此這個莊叫衛家倉房，俗稱衛莊。我的童年就是在這裡度過的。

那時候的故鄉，天是那樣的高，地是那樣闊。站在村頭，向東望去，五、六里遠的地方，一道崗梁擋住了視線；崗梁西邊，是一面很大很大布滿料僵石的「太子坡」，一直連著崗坡下的小河；崗梁那邊是什麼？跟我「一巴掌大」的娃們誰也沒去過，誰也沒見過，那是個遙不可知的世界。向西望又是一道崗梁。這道崗梁離家很近，有時一幫孩子會追著西下的太陽，跑到崗梁上看個究竟。但看到的依然是田野，是炊烟，以為的那太陽落下去的地方，就是天的盡頭。向南，空曠得很遠很遠的地方才能影影綽綽的看到村落。向北，走八里遠是湖河鎮，那是我上中學以前見到過的最大集鎮。街上開飯鋪的，賣雜貨的，吃的玩的，什麼都有，以為那是天底下最繁華的都市了……在這方圓十來里的天地裡，我們一幫「野孩子……」盡情地享受著藍天碧水，享受著陽光春風，享受著無盡的快樂。

一九五一年的一天，我和「一巴掌」大的娃子

們一起，歡天喜地地走進了學堂。

學校設在雞龍寺，因此校名就叫雞龍寺小學。

雞龍寺坐落在一塊高地上。這塊高地平地突兀，凸出周圍地面許多。它的西、北邊是平畝；東、南兩邊緊鄰從這塊高地底部打了個拐的小河，東對岸是崗梁，南對岸就是太子坡，坡上有一小廟，供奉著孤零零的祖師爺。當地老百姓傳說，這小廟裡供的祖師爺原來也在雞龍寺內受香火。有一天，人們發現不知怎麼回事突然坐到河對岸的崗坡上，於是又把它抬回原位。可是第二天，它又回到崗坡上。這樣二次三番，人們只好在坡上為它建座小廟。誰知修廟挖基時，竟挖出了即將成形、正跨馬待發的泥人！人們這才明白，原來坡下面的「太子」即將出世，祖師爺為了鎮住未出世的「太子」，才獨自蹲在這枯崗上。從此，這道崗坡就被人們稱為「太子坡」。太子坡的地脈被挖斷了，「太子」被鎮住了，從那以後，太子坡周圍只長僵石不出人才。

雞龍寺是一座古刹，修建年代久遠。舊縣土中

就有關於雞龍寺的記述，稱內有明正德年碑和弘治年造的大鐘，並錄有本縣縣令劉嗣煦寫的一首《雞龍寺》詩：「驅車問俗歷田疇，小憩層寮曲徑幽；方信溪山閑處得，還驚樓閣望中收；銜蘆雁過低紅樹，乘來人歸趁碧流；誰似山僧栖靜寂，一朝殊勝幾春秋。」寺廟的布局和其它地方大同小異，無非是天生殿、羅漢殿、觀音殿、太雄寶殿等。我們上學時，各殿的「神仙」都還端坐在神臺上，或慈眉眼、或怒目而視，或吡牙咧嘴，煞是陰森可怖。未幾，神像被人們拉倒了，神座被鏟平了，原來「神仙」受香火的位置擺上了我們讀書的課桌。

開始讀書並無課本，學的既不是「三字經」、「千字文」，也不是「東方紅，太陽升」，而是老師臨時寫一些「上、下、日、月」之類簡單的字，讓我們跟著念，學著寫。幾個月之後，老師不知從哪裡弄來一些舊課本，幾個學生共一本，將就著用，學習漸漸走上正規，學生時代就這樣正式開始了。

那時的學生，學習的負擔不像現在這樣重，課

堂上，「時間」是老師的；下課了，「時間」是學生的。只是不是上課時間，男女生會分別玩著各自喜歡的遊戲。男生們一般是三個一群、五個一伙，踢毽。「鬥雞」、摔筋鬥。要是時間長一點，還會玩一種，「打老窩」的遊戲，約上五、七人不等，找一塊稍平坦的地方，中間挖一大一點的窩，在其四周約十丈的地方呈環狀挖上比參加人數少一個的小窩；參與者每人手執一查一頭帶拐的木棍，再撿一塊圓滑一點的石頭；然後用「石頭、剪子、布」的方法確定一名進攻者，負責把石頭放置圈外；其餘都為防禦者，各守一個小窩。遊戲開始後，進攻者用木棍的拐頭往中間大窩裡趕石頭，其餘人「嚴防死守」，盡量在各自的防區「裡，用棍拐把石頭往外趕，不讓其入窩，如防守不嚴，石頭被趕進大窩，全體參與者立即移位，各自用木棍另占領小窩；占不到窩者為下一輪的進攻者。如此反復進行，不玩個「天昏地暗」是不會罷休的。特別是冬天，一堂課下來，衣著單薄的學生，個個手腳都凍得生疼，課間時間蹦的蹦，跳的跳；不蹦、跳得手

腳發燒不會停下來。一些凍得實在受不了的學生，還會扎堆「擠牆角」，我們給它起的名叫「堆糶杆攢」——找兩堵直角相接的牆角，背貼著其的一面牆，一個挨一個的使勁往裡擠，勁小的或掌握不住技巧的，不時被擠出行列；擠出來不要緊，續到後面再使勁擠，如此反反復復，直到身上冒汗為止。

上學、放學的路上，更是學生們「發瘋」的時候，從我家到雞龍寺小學有三、四里遠，中間隔條小河。只要不是因為風雪天氣或河水暴漲，非得走陳河灣村邊小橋外，一般我們都會捎近路趟水過河。那河水裡不知留下了我們多少體溫；深潭跌窩裡，我們潛水、游泳、「打水仗」；淺水河岸邊，我們逮魚、摸蝦、捉螃蟹。在清泉碧水中，釋放著純真的天性，滋潤著身心的成長。

那時的農村孩子，從八、九歲開始，放學回到家裡，就得幹點屬於自己的活，如冬天撿柴、拾糞，夏天割草、放牛，春秋幫著幹點節「沫子」（墊牛欄的碎土），點種子以及扮掰棉花、摘豆子等農活。記得每到秋冬季節，我就和同齡孩子一起

撿柴火。襄陽北鄉所說的柴火，實際上就是枯草。秋冬季節，崗坡上、地埂上的節巴草，螞蟻草等日漸由枯變焦，撿柴也根據情況分階段使用不同工具和操作方法。第一階段，蒿草開始枯黃，而且分布比較茂密。這一階段適宜刮柴：用一種與鋤頭形狀相似，但比鋤頭短小，只適於彎腰操作的工具，叫「鋤刮」。操作方法是擻著屁股勾著腰，用鋤刮貼著地皮將枯草刮起、抖淨。第二階段，蒿草焦黃，而且比較茂密的地方都被刮遍了，就得用扒子撿，叫「撿柴」。所謂「扒子」，就是用半米左右、綠豆般粗細的鐵絲，隔二指遠一根，將一頭均勻地固定在兩根木橪上，另一頭彎成激狀；再用扁擔的一頭綁在木橪中央。撿柴時，扁擔的另一頭擔在肩膀上，拖著扒子走，乾枯的柴草自然就被撿到扒子上。第三階段，叫挖草根。柴草茂密的地方，被刮光了；比較平場的地方，被撿光了；剩下的，就是溝埂上、河坡上長著的稀稀疏疏的茅草。這時，便該用小柳鏟一鏟一鏟地刨了。一鏟下去能鏟一根草是一根草，能鏟兩根草是兩根草。這種操作方法自

然沒有前兩種方法收獲大，但半天撿的柴草哪怕只能解決一頓飯的「燃炊之急」，也比沒有強。

春天一到，草兒青了，餵牛的麥秸草也被牛一個冬天吃得所剩無幾了。從這時開始一直到夏天，割餵牛草成了我每天下學後必須完成的任務，割草也不容易，瘠貧的土地上生長的青草像癩痢頭的毛，稀稀疏疏的，只有坂巴高，很不上手，割起來也得有巧兒；蹲在地上，右手執鎌，左手抓草，兩手相互配合，同時動作，一把青草便很順當地從草根處斬斷了。配合不好，說不定就會割到自己的手。

要數放牛最輕鬆了。但這種活只有在耕牛沒有耕田、耙地、拉車、壓場等勞作任務時才能輪到；牽著牛繮繩。由著牠在田埂地邊有青草的地方自由地啃，只要不吃到莊稼就行。要是碰上同時放牛的伴兒，還會相約找個空曠地方，把牛繮繩往牛背上一搭，由著牠自己尋草吃，我則會和伴兒找塊稍平場的地方下盤棋。那種棋用不著棋盤和棋子，在地上橫豎交叉著各劃五道杠；然後一人找十五顆

小石子，另一人找三顆能區別小石子的子兒，兩個相對而坐，棋局就這樣擺開了。這種棋名叫「砍白朗」，名字怪凶煞的。其實白朗是河南省寶豐縣的農民起義軍首領，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年兩次攻破棗陽縣城，懲辦官紳，開倉濟貧，沉重地打擊了北洋軍閥及地方武裝。大約是被打擊對象出於私憤，就給這種棋起了這個惡狠狠的名字。棋的具體玩法是這樣的：執十五顆子的天方占三邊緣一條線中間的三個交叉點，為守方；執三顆子的一方據另一端最邊緣一條線中間的三個交叉點，為攻方。攻方先出子，隔一個交叉點殺守方；守方調動諸子圍攻方，一來一往，你攻我守，直到攻方殺得守方無子可圍為勝，或守方圍得攻方無路可走為勝，幾個回合下來，老牛肚子吃飽了，也該到人吃晌飯或晚飯的時候了，雙方罷戰，就各自牽著牛回家了。

也有屬於自己的時間，搞點個人「小自由」的時候。夏天的中午炎熱而漫長，大人們都歇晌了，孩子們大都不會安安分分的在家睡覺或粘知了，或掏鳥巢，或下水抹澡。更多的時候，會相

約去挖半夏。西崗坡地，種小麥，一個穗子只結七、八粒籽；種棉花，一株棉枝能長三、五棗大的桃。但這種料僵石坡地卻適合半夏生長。半夏是一種藥材，能入藥的部分就是地下長著的如指頭般大小的小疙瘩，即它的塊根。吃過午飯後，幾個孩子一聲吆喝，每人攬個籃子，扛把柳鏟，相約來到西崗坡地，尋覓長著三匹葉的半夏秧，見到葉大莖狀的一柳鏟下去，一個小疙瘩就刨出來了。一個中午下來，每人大約能挖上斤把半斤的。每次挖的半夏，回去曬乾，等攢到一定數量，背到湖河街上賣了，一次能換個毛兒八分的。這些錢歸自己支配，用於買筆墨紙張。

夏天的晚上，也有自己喜歡幹的事。那個年代，農村的房子全是土坯牆。大約這種環境適合蝎子生長，我們那莊上從無一家餵養過蝎子，但一到晚上，特別是悶熱天氣，總會有蝎子從牆縫裡爬出來，匍伏在牆壁上。這時，便是我們施展身手的好時候了；右手捏著一篾片製作的夾子。左手無名指和小指勾著一絆子，下面繫著上了釉的陶瓷罐——

因那時無玻璃或搪瓷製品；大拇指、食指和中指摳著照明的明子——所謂明子，決捨不得用油燈、蠟燭、手電什麼的，那是用椿樹身上溢出的透明膠質搓成的燭狀物，或用竹簽穿一串蓖麻籽，一頭點燃用作照明，然後，順著牆邊尋覓，見有翹著尾巴作逃跑狀的蝎子，迅速出擊，準確地用夾子夾住蝎子，投入罐中。運氣好的話，一個晚上能捉到三、五條、上十條不等。等攢夠了一定數量了，也提到街上賣了，那錢，自然也歸自己支配了。

童年是美好的，童年的回憶是甜美的。但印有我童年的足跡，留有我童年笑聲的載體，卻人非物也不是了。一九六五年冬至一九六六年春，我家南邊四、五里遠的地方，兩條小河的匯合處，築起一道二〇·三米高，主副壩總長為四七八〇米的大壩，連接東西兩崗，形成一座總庫，容量為二九〇〇萬立方米的中型水庫，名叫周橋水庫。生我養我的衛莊，我發蒙讀書的雞龍寺小學，都成了淹沒區。庫區內大約八、九個村莊，被整體遷移。我的故土、我的童年只能永遠地定格在記憶之中。